

继《繁华梦》之后的又一力作

上海的豪门旧梦

十里洋场上的豪门巨室都已消失，
留下的只是些供人凭吊的残址和旧梦。
比杜月笙、黄金荣有过之而无不及。

树 葵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树 菜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上海的豪门旧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的豪门旧梦/树葵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0

ISBN7-5387-1472-3

I. 上… II. 树… III. 文学传记-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21809号

上海的豪门旧梦

树 葵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华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70,000字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387-1472-3

I·1429 定价:13.80元

前 言

我生长在一个人丁算不得兴旺的家族中。这家族是在我三代之前暴发之后移居上海的。能得暴发的原因是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叶从一个地位卑贱的童仆攀成了个大官。做了官就能发财，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暴发之后联姻和结交的都是些同等阶层的人家。因此我便能得机会了解到上海许多豪门巨室发迹和兴起的历史，又能得机会目睹他们和我自己的家族如何迅速而又无奈地走向衰败，直至最后在上海的历史和社会舞台上消失。

但即使消失，也非无影无丝，至少还存留着一片片残痕和一个个旧梦……



目 录

豪门的衰败	(1)
“世家”旧梦	(23)
最后的玛祖卡	(64)
无国籍者——犹太人在上海	(86)
“皇军”军刀下的“敌侨”	(104)
“天”字号赌窟	(125)
“花会”祸害	(135)
逸园——顶级娱乐总汇	(148)
桃源村——“明星弄堂”	(156)

上·海·豪·门·旧·梦

怀念沙利文	(166)
难忘的 Airline	(172)
惠罗公司与“绅士”的包装	(178)
两家“顶级”女装店	(184)
摩托车中的“王者”	(190)
“绅士”与雪茄	(196)
哥伦比亚骑术学校	(201)
“番菜”在上海	(206)
1948 年底的“消费经济学”	(215)



豪门的衰败

英国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大清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又使中国领土出现了好几处“国中之国”——租界。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在几处租界中规模发展得最快和最大的是上海这一块，于是出现了“十里夷场”（后改称为“十里洋场”）。直至今日，凡听到或看到“十里洋场”这名称，便会知道这是在讲旧日上海，而不会是在说天津、汉口、宁波、芜湖或其他地方。在挨够了打之后，大清国朝廷开始意识到没有现代工业的苦楚，于是开始有了“洋务运动”。

无论什么“运动”都是要人来操办的，于是出现了一批办洋务的人，并有一批领头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葆楨、陈宝箴、盛宣怀等，也相继出现了官僚资本、买办阶级和雏型的民族资本。

随着官僚、买办和民族资本的积聚和结合，中国新一代的豪门遂应运而生。这些新型豪门以大江为界相对集中地发展起来。北方的相对集中地区在天津，南方则在上海，两地相比，以豪门的户数和发展的速度、规模而论，上海更居于天津之上。

到1949年为止的前七、八十年中，上海新兴豪门的



Nanyang College, Shanghai.

盛宣怀在 1896 年创办的南洋公学

出现和发展也是有阶段性的，在前鸣锣开道的是由官僚地主转化而成的官僚资本，其代表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孙家鼐、张赛（其人的“基地”虽在家乡江苏南通，但当时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等。接着出现的是一些买办阶层和地产巨商，如虞洽卿、薛宝润、叶澄衷、周扶九等，当那些新兴豪门中的“大哥”、“二兄”渐次衰落成为明日黄花时，代之而起的是在挣扎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中的巨富，如荣宗敬、荣德生家族和刘鸿生家族等，他们虽不及官僚和买办资本那样有坚强的政治靠山，但由于办起了规模庞大的实业和敛聚起大量财富，因此也被视为上海滩上的新兴豪门。

在那七八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上海曾出现过这一代，那一代的众多豪门，那么究竟哪一家可算是上海近代至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豪门呢？

倘若将这个问题向一些了解上海近代发展历史的人士征询，大概多数人都会回答：是盛家——即盛宣怀家族。

盛宣怀，字杏荪，生于1844年，原住江苏武进，出身地主官僚家庭，由幕府而入仕途，官至邮传部尚书，被清廷赐封太子少保，因此人称“盛宫保”。他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将之一，先后主持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芦汉铁路、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等，范围遍及交通、电讯、金融、重工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

无可否认，盛宣怀主持创办的这些事业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在同时他和他的家族也是兴办这些事业中最大的得益者，从中聚敛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家属会同



盛宣怀获慈禧太后特赐在紫禁城中骑马



律师团清点遗产，各种物业、股权、金银、存款共合白银三千万两。大量珠宝、古玩等物等尚不计在内。当时上海一石（516市斤）白米的市价是二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全月的收入还不足此数。上海近郊的一亩良田也只卖十五至二十两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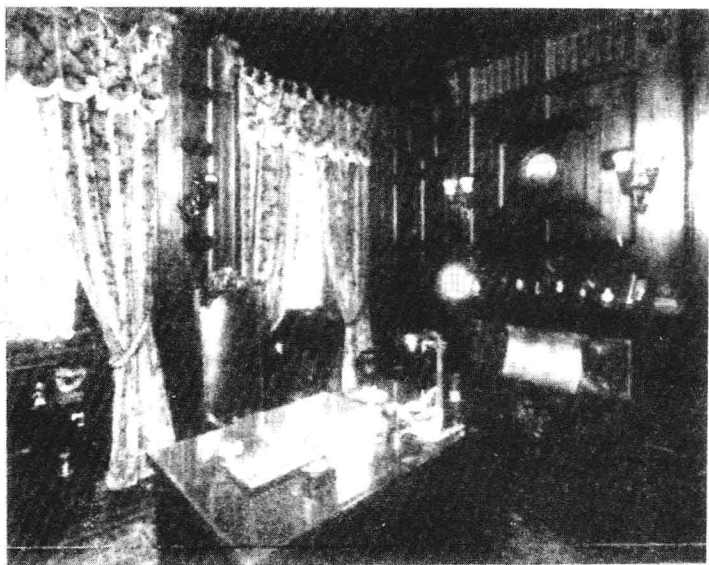
拥有如此巨额财产，又有显赫的政治背景和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盛氏家族实不愧是公认的“上海豪门第一家”。

关于盛宣怀的兴起和他在我国近代工商业中的作用已有过不少评价文章，上海图书馆中保存着大批《盛宣怀档案》。据悉经整理后将会出版，有关盛氏家族的兴衰成败据闻也有人在搜集资料专门研究。我不是近代历史研究者，在本篇中记叙的只是与盛家有关的几桩琐事，其中每桩都和某一处建筑相关，至于是否能稍起一些“观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那就有待读者们评说了。

盛公祠

1945年秋，我从中西女中第一附小毕业，升入东吴大学附中念初一。校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大华路（今南汇路）口，在我家东面约莫四里处。早晨上学由家中的车送去，下午放学则步行回家，由于和同学们边走边玩边聊，从爱文义路走到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口上已常是黄昏时分了。这时迎面那幢巍峨而陈旧的建筑衬映在暮色之中，上面有一群群归鸦“哇、哇”地鸣叫着飞过，使眼前这幅景色越发显得苍茫凄凉。

那幢孤零零地矗立着的建筑是一座祠堂，高耸的屋



盛宣怀的书房

顶是圆拱形的，挺像伊斯兰教的寺院。屋顶上铺盖青绿色琉璃筒瓦，墙面上镶嵌着乳黄色马赛克瓷砖。从这样的建筑格局上能推断出建造的年份不会很远，至多也在四、五十年前，但眼下却已荒败得十分厉害，墙面的瓷砖已斑驳剥落，屋顶的琉璃瓦已有不少断裂脱下，筒瓦间的裂缝中长出一撮撮两尺来高的蒿草，在习习的晚风中晃动，望去就像一颗巨人脑袋上长出的稀疏头发……

这座屹立在苍茫暮色中的建筑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已届风烛残年的老人披着件褴褛不堪的锦袍……

整幢建筑上最完整的是刻在门额上的那三个楷书大字：盛公祠。每字约有一平方公尺大小，老远便看到。

这是一座祠堂，而这个“盛公”又是谁呢？



我问了父亲。他回答道：“就是盛杏荪嘛，他们家在静安寺那一带也有很多地皮，据说其中有一块的风水特别好，所以就把祠堂造在那里。”

盛杏荪这名字从我童年起便常从祖父母、父母和一些长辈亲友的谈论中听到过，知道这是前清时的一个大官，财产多得自家和别人都数不清。他的家族和我这家族算是世交，又曲里拐弯地沾着点亲。据说两家人从前来往颇为密切，但后来却逐渐疏远，几乎已完全断绝了交往。

但既做过大官又发了大财，还在“风水宝地”上盖起如此巍峨堂皇的祠堂，又何以听任那座祠堂如此颓衰荒败呢？

是他这家族已后继无人了吗？显然不是。“盛老四”、“盛老五”、“盛老七”这些称呼我常从家人和亲友的闲谈中听到，这几个都是盛杏荪的儿子。此外，在我才毕业的那所小学和眼下所念书的中学里有好几个同学便是盛杏荪的孙子和外孙……

我没再向父亲问下去，怕会受到“小孩子多管闲事”的斥责，而且这座祠堂本和我毫不相干，只是出于好奇顺口问一声罢了。

在以后的三年里，我每次放学回家还从那里经过，眼看着那座祠堂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荒败下去，并且速度似乎比其它建筑迅速得多。

再后，我换了学校，不再走那条路，只是偶尔从那里经过，看到梵皇渡路的那一段上盖起三层的楼房，这样便把那座祠堂遮没了。又过去了两年，到了1950年。我收到两年前移居香港的母亲来信，嘱我去探望她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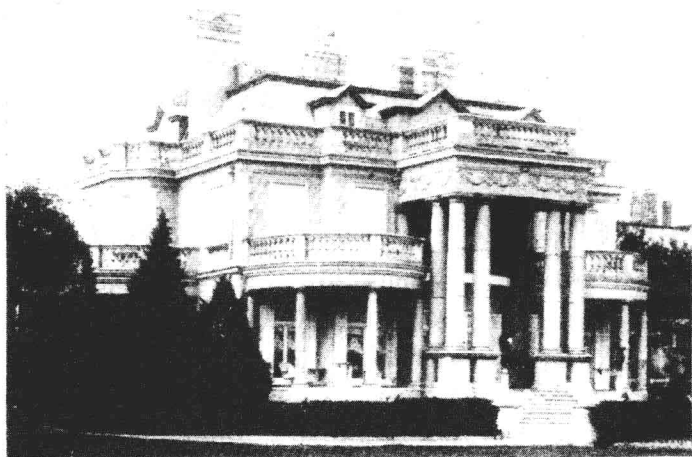
位表姐，她和丈夫眼下寄居在那座盛公祠里。

这是我头一会进入那座祠堂的范围，原来的大门和围墙已被拆除，那座清真寺院式建筑前面是一片挺大的广场，面积约莫有两三亩，铺满花岗岩石板，在石板裂缝中钻出的青草有齐踝般高。祠堂的门洞开着，走近时能看到两扇大门中的一扇已卸下倚在一旁的墙边。由于屋里光线暗沉，无法看清内里情形，到登上台阶走进门里时，才能看清这间偌大的厅中用板壁分隔成十多个小间，面对面排列着，中间是一道三尺来宽的走廊，相对着的板门前放着一只只煤球炉和一堆堆煤球和生火的报纸、劈柴等。走廊上有三四个老妇人在闲聊，也有人在炉上煮东西。这样的格局颇像一处简陋的集体宿舍，只是那些板壁都只有六七尺高，所有人家都居住在祠堂大厅的屋顶下面，仰脸望去，屋顶就像寺院中的大雄宝殿那样，足有六七丈高，粗大的屋梁已被烟火熏成了乌黑。

我找到表姨母住的那间板房，她正在一只“五更鸡”上为丈夫煎药，房里充满一股辛涩刺鼻的药材气味。

我那位表姨丈姓吕，原籍山东，他父亲吕海寰在晚清时当过协办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军机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表姨丈当年居住在北京时人称“吕八公子”，时常一下带上三四个花枝招展的姬妾坐着敞篷马车招摇过市。北洋政府时期，他还凭借着家族馀荫当过一任山东省警察厅长和一任青岛市长，眼下则带着续弦的妻子住在这座盛公祠里。

住进这里来也是有缘由的，吕家的某位姑奶奶嫁给



盛公馆

了盛家的某位“爷们”，两家便成了姻亲——这是表姨母告诉我的。她还讲给我听，住在这座大厅里的十多户人家都是盛家的近系亲戚。她挨着板门数过去：这家的上辈在前清当过巡抚，那家的祖上是侍郎，那家的老子是北洋政府的总长，另一家则是督办，至不济的也是清末的司道大员，总之这些人过去都是非富即贵……其中也有两家是盛家的直系子侄。

“那么这地方不成了盛家亲属的收容所啦！”这是我听她讲述后闪过的一个念头，但并没有说出口来。

表姨丈患的是晚期肺结核，不久后便去世了。表姨母搬到苏州去租了间房子住下，以后在那里去世。

我弄不清那座盛公祠是在哪一年上拆掉的，只知道五十年代末期走过那里时已看不到那座清真寺似的建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所中学校舍和前面的一片操场。现在则连校舍也没有了，开辟成马路使北京西路和西面的

愚园路相接，如此便能从外滩一路直通到中山公园。有时我从那里经过，不由得会想起那座早已消失的祠堂和在里面住过的那些人家。倘若这些人家中尚有人健在，也许能向今天的读者更多地叙述一些当年那些豪门巨族的兴衰沉浮……

盛公馆

我祖父的第三个女儿凤蕙妙龄时承父母之命嫁入一家姓荣的人家。她的公爹荣宗敬原在家乡无锡开设面粉厂，后来到上海发展事业，和胞弟荣德生一道办起好几家纱厂，成为国内纺织业的巨擘。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三姑丈举家避去香港，又辗转去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回上海。

回到上海，姑母来探视双亲和兄长时便告诉我们：由于前些年离开上海的大伯小叔们都回来了，好几房人再一道住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那幢老宅里实在过于挤迫，所以大家都在寻觅房子打算搬出去。他们一家眼下租了两套公寓暂住下来，也正在到处寻觅新居。

姑母夫家那座老宅我去过，面积不小，有好几十间房，但据说她公爹立过规矩它在世时儿子们不准分家另立门户。因此，几家的子媳和孙辈都和老辈人同住在一幢房里。她公爹几年前已在香港病故，现在兄弟各房分居已属必然趋势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晚餐桌上听到父亲告诉祖母：“三妹妹要买的房子已经看定了，就是霞飞路上盛老五那幢。”



“盛家老五在霞飞路上的哪幢房子？”祖母问道。

“就是他老子死后分家当分到的那幢嘛。”父亲回答。

祖母想了想说：“哦，那么就是原来那幢盛公馆了。那年盛杏荪讨媳妇，就在那幢房子里办的酒。我跟你爹爹去贺喜的。那幢房子和花园都不小，可到现在应该蛮旧了。”

父亲说：

“盛吉荪造这幢房子时候花了不少钱，用的材料大多是用轮船从外国运来的，像这样的房子住上一两百年也不会坏的。”

祖母又问道：“这幢房子也算是传下来的祖宅，盛家老五怎么就肯卖掉呢？”

“不卖又能怎么样呢川？”



盛宣怀晚年在留园中

父亲淡淡笑了笑说，“这些年，他分到的那些家当都用光了，还欠下一身债，名下的产业只剩下这幢住宅，要是不卖，总不能‘靠在白米囤上饿煞’吧！”

祖母默然片刻，带点感慨地说：“老话说：富不过三代。想不到这么一家大富大贵的人家，连三代也没到，只有两代就……”她摇了摇头，顿住了没再往下说。

虽然姑母每趟回娘家来都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家购买和修缮这幢新居的进程，但直到1947年春天时方才听到她来通报新居已经装修落成。乔迁新居那天，照例要宴请亲朋，我也跟随家里人去了。那天来到的客人很多，其中还有好些来自南京和上海的权贵显要。姑母显得很兴奋，浑身珠光宝气地穿梭在来宾之间，我则由表弟 Bobby 引着在屋里屋外到处游逛。

这幢房子确实不小，是我见过的亲友家中最大的一幢，屋内焕然一新的装潢富丽堂皇，并且极是仔细周到，即使各个不被人注意的旮旯也并未疏漏。这便证实姑母说的是重金聘用了国内最有名的装潢专家精心设计的。但从整体到细节却无处不喷吐出炫耀富贵的逼人气息……

祖母那天没和我们一起去赴宴，当晚我们回家进她房里请安时，她问父亲：“三囡今天怎么样？很开心吗？”

“很开心。”父亲回答：“领着一批批客人屋里屋外到处参观，一边看还一边讲，从下午一直忙到开晚饭，问她说一点都不觉得累。”

祖母微笑着说：“那当然罗，过去的盛公馆现在成